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胡念祖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二

元 富大用 撰

監司部遺

總監司此下補外集轉運使之後

歷代沿革書肇十有二州州十有二牧禹别九州有九牧周禮八命作牧史記黄帝置左右監監於萬國職官分紀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遣御史監三輔

郡察事凡九條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以六條問事秩六百石十三州十二人員十二人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哀帝復為刺史元壽復牧後漢光武復刺史乘傳周行郡國録囚徒考殿最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

黜退光武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靈帝改為牧是時天下大亂豪傑各欲據州郡州牧之任自此重矣魏晉為刺史持節都督庶姓為單車刺史後魏州置三刺史其後隨時沿革互有不同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煬帝大業罷州置郡置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内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唐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神龍二年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

二十人以左右臺內外官堅明清勁者為之景雲改置按察使開元中改置採訪處置使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并領都團練治於所部之大郡宋監司有轉運使副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又有提點刑獄有武臣同提刑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轉運置於乾德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提刑置於淳化四年省景祐復置天聖六年罷八年復置治平罷之追置於煕寧職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煕寧元祐罷

繼而隨罷隨復提舉茶鹽置於宣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廢至紹興五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

羣書要語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白集廉問七州牛僧孺制歷居廉鎮崔鉉制洎廉視浙右李德裕制銀印青綬漢官儀銅印墨綬晉官表位居牧伯分剌諸侯漢百官表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柳文正符論宜得良師俾之澄清操郡印而

握兵符假左貂而持中憲(晏類要)督刺之寄(南豐擬制)並委節傳分按州郡(公是行周沆制)分龍節以典州縣膺劇部(公是謝表)

詩句繡衣春當霄漢立(杜)州家申明使家抑(韓)

古今事實

一州表率

前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任崇選重

古者通守與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

選日重非廉平簡直兼愷悌之德者曾不足以中吾選焉晏殊類要

分巡所部

後漢之制乘傳周行四方秋分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

分郡督察

分馳郡國督察在位其敷以言錄見囚徒漢官解詁

歲盡奏事

漢制部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何武傳

歲盡上計

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明書戶口

觀察刺史交代之時明書所交戶口如能增至千戶即與超遷如逃亡至七百戶罷晏類要載宣帝即位赦文

決遣如神

朱博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行部吏民數百遮道自言從事欲以觀試博博決遣如神吏民大驚

百姓歌德

郭賀字喬卿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聞風竦震

賈琮冀州刺史之部言曰刺史惟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帷百城聞風竦震其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舉奏不法

賈逵豫州刺史舉奏二千石阿縱不法者帝曰真刺史也布告天下以豫州為法

行部甘雨

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往甘雨即

注

國之外臺

陳頵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也

外臺之表

謝夷吾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

元禮四龍

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東觀漢記

荀羨年少

晉荀羨為荆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楊秉清儉

後漢楊秉雅素清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禄不入私門家室貧窶併日而食

高肇清能

高聳所莅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良刺史

李恂清約

李恂為兖州刺史清約率下席羊皮卧布被

徐邈清白

徐邈遷凉州刺史皎然清白

胡質清髙

晉胡威父質為荆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父賜絹一疋威曰大人清髙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禄之餘也以為汝

行糧受之拜歸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

王尊忠臣

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賈父來晚

後賈琮字孟堅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以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告

宄無所遂為盜賊踪即移書告示各使安業里巷歌曰
賈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吏民請留
种暠遷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召遷吏民老少詣
闕請留一年
山濤搜才
山濤為冀州刺史州舊無人士自濤居此州搜賢求才
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彥夏接士

華軼字彥夏歷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友道接士甚得江表之歡

皇甫賑饑

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喬元開廩

晉喬元字公祖徙守州刺史年饑元開倉以給之主者

以舊典宜先表聞元日方待奏報民且死開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庾亮談詠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輩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行已多如此

劉弘手書

劉弘遷荆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密莫不感悦

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恩化大行

魏太祖以劉馥遷揚州刺史馥單馬到合淝建立州治安集之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廣屯田興芍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民有利

威嚴震竦

張康遷益州刺史正厲威嚴表善懲惡所部肅然莫不

震竦

化行如神

崔徽少有奇操為益州刺史化行如神

斷決如流

荀晞道練於官事為兖州刺史案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百姓思之

司馬朗字伯遠為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思之

吴人襁負

晋羊祜為荆州刺史恩施均洽民不疲勞吴人襁負而至者萬數

素結恩德

郭伋字細侯遷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始至行部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以迎

男女出迎

始興王濬字僧遠為荆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還

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父赴民急如水火時復来乳哺
我重臨荆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

兄弟竝任

夏侯逵為南豫州刺史兄亶先經此任竝有恩惠百姓
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舉為守相

漢武帝時刺史九歲舉為守相

召為司農

梁習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初二年召為大

司農習在州二十年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以補九卿

漢成帝綏和之制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

補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邊境咸安文帝即位以習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三臨徐州

王懿字仲德為徐州刺史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衣繡晝行

張旣字德容雍州刺史太祖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晝行也

擊鼓擒盜

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鼓樓自崇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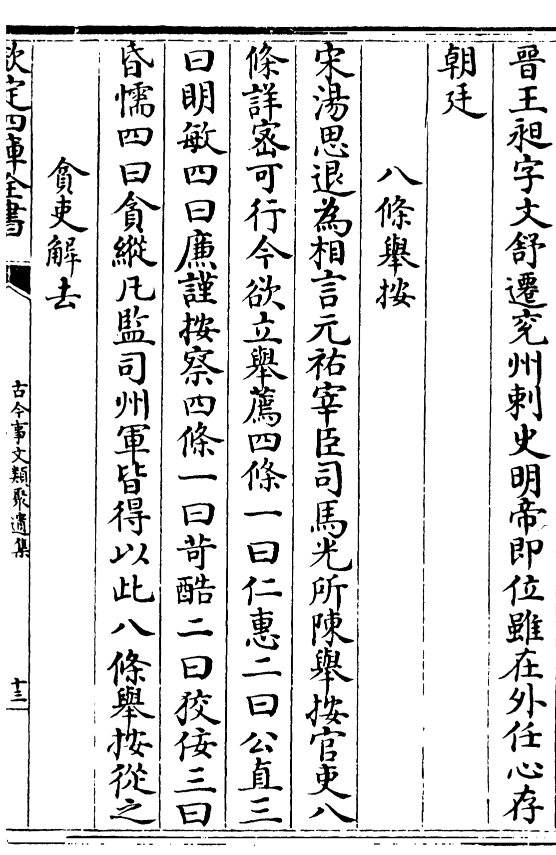
桴鼓不鳴

邢邵除西兖州刺史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也

綏撫故舊

晉桓宣為梁州刺史在鎮十餘年綏撫故舊甚得稱譽

心存朝廷



晉王昶字文舒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八條舉按

宋湯思退為相言元祐宰臣司馬光所陳舉按官吏八條詳密可行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按察四條一曰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縱凡監司州軍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從之

貪吏解去

富弼薦楊紘為河東轉運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縱貪贓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

置籍書屏

紹興七年上謂宰執曰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可令侍從公舉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議獄全宥

彭汝礪字器資公為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傅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

耳目之官

紹興十七年上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無事恤民為先得其人則一路安不可不擇之也

不才筆勾

范文正公為參政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則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勾焉

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係便民事

乾道九年命監司各限日條便民之事件以聞

身正令行

高陽王雍為湘州刺史雍曰為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

號三虎

慶歴中漕司楊紘王綽提刑王鼎頗務深刻號江東三

虎

號四瞪

仁宗時儂智高執孔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大罵遂被害宗旦始官江東與李道徐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四瞪人多憚之

所至治稱

蔣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所至以治辦稱

古今文集

雜著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寛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懐利迎意而

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覬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縣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於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寛縱苟於安静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弊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皆以非法掊斂意在市

進虐民甚者亦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於弛肅給者不入於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選擇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事及之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淹程叔達程大昌上此議

周必大

伏準御筆凡監司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有淹滯之歎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

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他庸鄙貪沓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蠧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改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

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葢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以資格則稍寛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自依近制

或畀祠禄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況三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

判首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托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律詩

梁元帝別荆州吏民

玉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麾軍時舉扇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隰春色滿汀州日華三翼舸風轉七星斿向解青絲纜將移丹桂舟

和張仲欽

玉節南来兩使星埋輪折檻有家聲不嫌齋榜名爲黨去國當時一葉輕

總領

歷代沿革總領財賦古無其官靖康末高宗以大元帥駐軍濟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以官名也南渡初嘗命朝臣總領都督府宣撫司財賦建炎末張魏公用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繫銜總領官自此始朝野雜記又職源紹興三年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應干都督府錢物糧斛六年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三宣撫司錢糧漕司互

相占各因置闕乞乞於戶部長貳內差一員來鎮江府置司專一總領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七年令戶部郎官霍蠡前任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軍錢糧其後大軍在江上間遣版曹或大府司農卿少調其錢糧皆暫以總領為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紹興十一年諸將既罷兵乃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不獨職

餽餉而已叙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初以胡紡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吳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曾造為太府卿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諸軍不聽節制十六年四川總司以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為名十八年

詔罷宣撫司始改為四川總領中興會要孝宗乾道六年

詔淮東總領併歸淮西總領所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淮東總領所廢併司名合行併入詔以總領兩淮浙西淮東財賦軍馬錢糧為名仍鑄印繳納西司元印七年復置

淮東總領及淮西總領

羣書要語論曰劉晏斡萬貨虛盈厥功茂矣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又曰斂之於民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贊曰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嬴貲以

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償而振晏有勞焉

古今事實

軍實豐衍

唐劉晏移書於元載曰諸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閙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唐書

趣督倚辦

劉晏領租庸使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鋭敏盡

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

奏立籍田

晉杜預字元凱拜度支乃奏立籍田處軍國之要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以佐軍興事見前要語

人不加調

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劉晏

常以羡補之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

民不加賦

民不加賦而國豐饒劉晏事見運使

國無横歛

元琇判度支國無横歛而軍旅濟

軍興事辦

第五琦字禹珪少以吏幹進肅宗駐彭源琦謁見陳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

職請悉東南寳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命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

為外司農

國家駐蹕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自蜀漢荆襄江鄂達於兩淮其間列戍數百而大屯不過十數視屯兵若干州之賦入供其軍食其始費用出入悉聽主將之所自為已而兵寖乏用紹興五年始命中都官為外司農兼總其賦之入而制其出為四總之所

水輸陸送

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無虛旬督其稽逗而勸其能則有薦舉之權頗得淮鹽所異酒壚所摧以贍用

專掌利源

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掌利源即有軍興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榷鹽酒而王贍叔括白契以佐軍需云朝野雜記

號善理財

張魏公移軍閬州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宰執奏浚令居閬為水運以給西軍

民部總軍須

紹興初孟大參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貳居建康總領軍須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

館職領錢糧

諸路總領故事皆帶在内金穀官淳熙中趙温叔用宇

文郎中子震為淮東總領時宇文尚為館職及命以著作郎兼權金部郎官為之以館職領錢糧非舊典也當時皆不以為是

儲衍素備

王之望持節入蜀以王官總軍賦適金人渝平王師十萬攻取郡縣保守關隘累月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往復費金穀鉅萬而儲衍素備而蜀人不知孝宗即位特增置戶部侍郎升宣諭使留公於蜀

之望如蕭何

權戸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遂言川陜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衆數月與金角敵而蜀人不知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候事稍定當大用之卿因書宜導此意

左支右吾

洪适以戸部郎總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緣淮列戍襁負來歸者袂相屬供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未

嘗置乏辱遷司農少卿

古今文集

雜著

淮東總領所寛廉堂記　劉克莊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寛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懇用情於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祗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

病民也出納汙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寛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羣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乃取寛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冦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熈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内薛向吴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捄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

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患南渡
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闊其取之於民者
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鄂三
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
求無遺藴矣於是用力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
富强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
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
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

且為國聚怨況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饑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重擔負爭輸惟恐右内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

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今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總屬

歷代沿革紹興十一年初置西總領官屬有幹辦公事差遣四川有主管文字二員 淮東淮西有分差糧料院審計司審計司通判兼 榷貨務都茶塲御前封樁甲仗庫大軍倉大軍庫贍軍酒庫市易抵當庫惠民藥局湖廣有給納

場屬官兼分差糧料院審計以屬官兼御前封樁甲仗庫大軍倉大軍庫贍軍酒庫四川有分差糧料院審計院審計以屬官兼大軍倉大軍庫撥發船運官貯藥庫糴買場

古今事實

佐長辦工

汪大猷字仲和差總領淮西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僉人犯邊饋餉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工扈從皆知公名

一司賴公

楊子休字子美調鎮江分司料院職務至簡而少保吳公琚為總領一見期以遠到幕府事為吳公以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為多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樓鑰

南徐來往飽經過總餉賓僚入禮羅子去幸陪鄒湛輩

君今還是伯休那金閨通籍時方可鐵甕名城景最多

我有淨名遺記在試從方丈訪維摩

十人兄弟五年存心事方欣得細論可但衰遲憐遠别

祇因喜懼有慈尊倚門何止期吾子發策還知望好孫

從此三年風雨夜寂寥棋局與清尊

發運使

歷代沿革宋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于京師

端拱元年罷以其事分隸排岸司（編年備要）至道元年始

命洛苑副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廷遂及太子中允王子輿為江淮南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始就淮南置局三年省咸平二年鹽鐵判官王子輿復為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礬稅仍領荆湖路三年以子輿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事兼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而無使名景德二年復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諸司副使充景德二年置都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為副使秩輕者為都監

副使都監不常備（分紀）景祐元年罷開元元年復（編年備要）慶歷七年上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職官分紀）置司眞州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講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緡廣行儲積徽猷閣待制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

運使專掌糴事九年廢發運司乾道六年虞丞相當

國奏復發運司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為江浙荆湖淮

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㫖

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十二月正志

以奏課誕謾遂廢司焉朝野雜記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

兼專領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古今事實

革運舟弊

薛向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漕募寡而物良舊弊悉去

轉輸六路

權邦彥為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婾懈撿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程陸轍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億萬計有詔嘉歎

通漕河

魯宗道遷江淮發運使通眞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入以八百萬而食京師

得人久任

張綸天禧中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以備非常仁宗謂執政曰發運總六路之廣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章閣待制在職十有三年

以備賑糶

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甫言今年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糶

但惜民力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眞宰相之言也

鑿泗州渠

蔣之奇字穎叔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

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哲宗朝再為發運使東都事略

疏支家河

吳處厚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歲漕六百二十萬石至京師又脩復泰州得海堰成復逋戶三千六百民為立生祠同上

王鼎發八難

慶歷中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内侍王

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昪議以為不可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昪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昪因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用居二年遂為使

耀卿立中制

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卿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糓價常貴而民貧請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上

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國史

歲漕餘百萬

許元擢江淮荆大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斂轉徙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歲漕六百二十萬至京師而常餘百萬涑水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强至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薄量以承厚恩唯有思勤而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邊宿勁兵境控强敵歲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艱於賦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員益繁所以要在刺舉宜擇精明强濟之器以付轉給澄清之權若臣空孱於事迂拙鼎鄉引兩

川之漕近貳大農之司率痡竭於愚衷訖罕通於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效而俾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頹聚歛之最以工累於君仁亦當拊凋殘之餘庶下蘇於民瘼

論運糧劄　吳芾

臣竊以強敵授首中外大慶惟是軍食一事不可不慮兵法有之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

費千金内外揺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以餉饋之不易辦也若諸葛亮用兵如神每以糧道不繼師出無功東晉乘羣胡之亂舉兵北伐當時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霸上之師枋頭之役亦以無糧而退則粮者實兵之急務也故雖以金亮南牧尚且運清河潁口之糧積於兩淮而後深入近者成閔之軍出未十月已以糧乏告急於朝雖曰因糧於敵古亦有之但聞北方連年饑饉必無豐儲兼近都所積已為金亮運之而南所存無幾

若我師入境官無見糧勢必取之於民朝廷前日方下
十年免租之詔令兵至即奪其食則是中原之民未被
其利先受其害將何以慰來蘇之望哉伏願陛下詔大
臣講求漕運之策使隨軍有可贍之糧師行無乏食之患
則大事濟矣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施　華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二

元 富大用 撰

諸提舉部遺

都大坑冶

此下補外集茶場使之後

歷代沿革唐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唐會要天寶三載楊眘矜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度支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永泰元年劉

晏充東都淮南浙江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内河東劔南山南西道鑄錢使諸鑄錢監監所在州府都督刺史為之副監一人上佐判之續通典

宋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置錢監於鄱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係發運使兼提點咸平三年以馮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内供奉官白承睿同提點鑄錢事實錄

至景祐二年始置江浙川廣福建等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一員以魏兼為之九朝通畧與提點刑獄序官按四朝傳榮宗範知鉛山縣有詔罷民采銅皆散為盜宗範一切使如故真宗嘉興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與此不同當考元豐二年三司言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官一員通領九路水陸廵按不周欲增一員分路提點從之遂定為兩司在饒者領江東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西荆湖二廣焉並聖朝職畧至元祐元年以坑冶鑄錢通為一司從淮南提點李深之請也會要政和七年置提點鑄錢官兩員於饒虔州紹興二年置虔

州提點司從提點王曔之請也雖有工項指揮後来多在饒州置司贑州只係巡歷六年趙伯瑜乞依嘉祐著令銜内添都大二字與提刑序官二十六年詔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官吏並罷令逐路轉運司交割以尚書省言坑冶鑄錢司近年鑄錢全虧一司官吏所費不貲罷之二十七年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差侍從或卿監一員不妨本職兼領置屬官三員以提領諸路鑄錢所為名以户部侍郎榮嶷兼二十九年左司諫何溥言乃復置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提點

坑冶鑄錢公事繫銜與運判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為職租額一百六十餘萬貫孝宗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八年復置此據提點司題名八年詔鑄錢司依舊置提點官二員於饒贛二州置司除王楫李大正二人九年兩司分認課額將江南淮南兩浙潼州利州路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又王楫等言所有舊坑多係江西却慮饒州一司無從措置欲於江西管内取撥江州吉州杭州興國軍隆興府却隸饒州司從之淳熙三年併贛司歸饒州王楫專為提點官加都大焉

羣書要語朕修山澤之政令以足國裕民天方降休地不愛寶惟是興利之廣幅幀既長必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初寮除徐謹制沿挾銅之令以收七福因採山之法用廣五銖胡丈恭行葛源制按南州寶冶之饒佐縣官圜府之用寅勞於外興利在公

古今事實

圜府

管錢官曰圜府之職

鍾官

主鑄錢官曰鍾官

鼓鑄泉貨

本朝提舉坑冶司掌收山澤之利或鼓鑄泉貨以給邦國之用凡地利所入及鑄錢歲有定數視其登耗而賞罰之

銅鉛餘

咸平三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出使始於江池饒建

四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真宗即以忠肅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按實錄及長編是馮亮此秀岩誤以馮為馬也馬忠肅咸平四年自西川運使召朝野雜記

職事修舉

鞏嶸權都大提點坑冶公事職事脩舉直秘閣因其任冶司孝宗朝定鑄額歲十五萬緡積久寖虧六不及一推原獘端知楮輕費重乃使楮與卝音鑛各時其直輕重

只以相權坑丁競勸卝務倍入先是冶卒窳惰多遺卝泥滓中有司莫之察公置局淘洗所得皆精良於是盡還故額

得吏匿銅

胡則字千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罪止籍爲羡餘

古今文集

雜著

議錢上

劉巨濟

夫制世御俗非一謀可盡也便民益國非一術可該也是以聖人在上隨輕重而御之民所重則御之以輕民所輕則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制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環迭相為救此聖人有國御天下之大柄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雖立而其迹不傳逮武王建祚師望佐業外則通三幣之貨内則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布者取其散泉者取其流也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後廉耻興財阜而後禮義洽用足而後教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輔桓公而成開塞之術也周景變之所以隳祖構而亡大小之法也緣此而下廢興不常西漢以来其制屢易陳七福者有焉述操柄

者有焉錫銅山者有焉廢五銖者有焉創鹿幣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晉世傳而後俗化漸薄上無其制下成其私有風飄水浮之輕有綿環赤郭之異百名千品莫可勝述遠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舊制並撤文之以年紀創之以事宜規模大小最為折衷天下得以從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權較之古先誠得其術國家剗去僞亂襲有唐休烈鼓鑄有常職替運有常數盜濫有常禁出納有常經循其本末可謂詳矣然比歲以來邦用

頗乏於民也有困窮耗費之苦於國也無豐盈羨給之餘議者紛起莫知其便或曰宜鑄大錢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造鐵錢以同閩蜀之法大可以益國小可以辨民行於一時足見其利嗚呼是迂遠之說茍簡之謀也非所謂利於經常也夫鑄為大錢則民失其用失其用則衆易其業易其業則困匱生而奸濫起矣兼造鐵制則國用重其禁重其禁則俗為其便為其便則抵冒作而刑辟煩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

盜鑄日積二患也於用甚輕三患也歲鑄不給四患也夫代山取谷鼓鑄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於水火而民或盜者薄利誘之也大小之法與前無異而用之甚輕者異物害之也寶貨之路出於羨餘而歲鑄不給者浮費奪之也為本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謂四利塞兼并一也嚴令二也禁異物三也節浮費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當今之宜莫便於此

議錢下　劉巨濟

且自古錢法未有如國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來銅產耗竭鼓鑄不能供欲按其舊法而不變則患乎銅之不給欲鑄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則患乎民之竊鑄也敢問何術而後可對自古錢法輕與重大與小誠莫如國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術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間盜鑄盈市而法令不能嚴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獄未嘗闕梏一鑄錢者故公錢益少而私錢益多此未至者一也海外之郡如高麗交趾之國一

器一皿皆銅為之彼以銅非巳地所出乃聚竒産無名之貨來鬻於中國中國之人受其異而貪其寶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將錢以阜則鑄為銅器以便其俗故錢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貧民日益以貧而國不知禁焉此末至者二也邊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間興師者數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鑄之不絶於時一至塞下無反者此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豪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其直

輕由於錢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多也國家誠能止錢貨之運而用帛富商巨賈致於塞下使就取其符於江淮京洛間或泉或貨雜支以償之若此二三歲而中國之泉不營而自給矣當今之策莫若此為便而國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夫釋老之徒以銅為器其徒日益增所鑄之器有銷錢而鑄焉者有市銅而鑄焉者國家雖有其禁又寬而不舉以日銷之錢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銅而給日興之鑄是何異枝而附枝

乎今誠能稍嚴其禁以為之限是為策之一得也國家不知行焉反謂於國體有纖削之謂此未至者四也此四者泉貨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猶水之有四竇木之有四蠹也今誠能窒其四竇拔其四蠹則不變舊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竇未能窒四蠹未能拔雖一變其法而為苟且之利愚恐有損而無益也且變法者謂銅之耗竭矣苟為銅之耗竭則雖以一大者當百小者然後可行焉其次則以一大當五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其

三則以一大者當二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夫民誘於薄利雖銷一為二猶且為之況百十之多乎使在其禁猶將竊鑄而不已也欲嚴其禁則抵冒盈天下欲寛其禁則姦濫盈天下若之何而可為哉其變法之禍見於前世矣漢武時改鑄法而鑄白金於是吏民盜鑄而死者不勝數王莽之世又為泉貨下六品與其貝化龜寶之類參而行之天下破業而陷刑者相望於道矣孫吳亦鑄大錢為千百之直上下非之從而罷之唐明皇時從

第五琦之策爲三品法愈嚴而犯愈多而農之業皆失其利有餓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變法之禍也今不窒其四竇而抜其四蠹而欲禳亂世已然之禍患未知其可也

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興造記

洪邁

鑄錢置使治所在番陽不顓職刺舉視若易然然北距淮南傅海西接巫三巴東際吳閩之會部郡邑四五百

所分提封半臨制莫盛莞山澤之臧媪神實主張是或
閟弗我與引水溉鐵可多爲善銅春罙月晴場人狠顧
至得不補亡幸而金錫不寙敗薪炭如書采於山者黨
不繼輙亦立無册有一千彼勢足落吾事故居位鮮自
稱唱爲至難而張官建臺亦不常寧咸盡廢而棄他使
或民部自領或出使發運以臨之或分爲兩率緜絶不
孰未少時已復罷文書益眊潔大健吏不能觀厥終去
年春始復合為一還都大二名冠其官著位舉吏悉與

曩别而上饒君王巨濟周因任錫命弭節於番再貼四
箱挺直權尊事巋風采自過朝夕職其思間寢食不暫
舍亦類有天相地不靳寳曲江鉛山膽泉至下流成渠
撰分銖小錢肉好精潔通數十年來所未有鑄尚方刀
二萬不調大農一毫費更籍其贏儲上諸顧瞻後前殆
絶倫配乃言曰吾爲公家畢力當爾今視吾居以及他
陋之甚陋之甚宜将一新之掌固毋諱以勞我既葺永
平之監樓官舍矣臺治巽維元有堂可燕坐顧翦爲冗

屋敞飾之扁曰燕超有兩民廬偪垣後會其來債又包以為堂復文正范公故蹟扁曰秋香大門正西向儕於閭閻於儀觀弗韙登以䏌直予民買中出之涂數十丈作南門複門端顯伉赫與事體稱左立詔書亭內列掾曹之聽府吏之次卒徒之區位置矩度無小不愜適外閭耳闉俄以告備迅捷如素疑於神明於是鍾官之故格格無餘韞皆兆於上冬十月未涉春以成主人大合客命酒落之而屬予為記予謂天下之事莫時於可為

莫勇於敢為莫壊於不屑為且官府宫室蟬聯付授非我嫌欲擅而有之者失今不治後日之力必倍尚欲置勿為渠可得巨濟獨從容談笑不動聲氣力半而功倍蓰直若不足為人之賦才相萬里不疑明甚予既著其事且推本其所以難之故使後人可攷巨濟受知聖天子行身都劇寄為國力訖於大有為而後止其將不一書予羞非文章家然記事多矣淳熈三年夏四月十六日記

提泉官屬

歷代沿革紹興二年鑄錢司言本司昨被旨許置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五員催綱官二員後來與諸司屬官一例減罷緣所隸九州不可闕官詔復置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三員催綱官一員後檢踏置六員十一年從韓球之請將檢踏官各分認專管職事一員在饒州本司一員在信州一員在建州一員在韶州一員在潭州中興會要二十六年提點坑冶鑄錢司官吏

檢踏官並罷二十九年因何溥議再置提點官於饒州置主管文字舊亦有贛州置辦幹公事一員韶州建州各置檢踏官一員別置秤銅官催綱官各一員差武臣續詔於饒州添檢踏之員中興會要

提舉市舶

歷代沿革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澤為之見柳澤劾 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通鑑慶立䟽

聖宋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宗珂並

兼市舶使通判謝處玭兼市舶判官（太祖實錄）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聽番官從便（長編）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遠竊還家者過半歲抵罪者衆太守陳偁奏疏願置市舶於泉不報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偁了齋之父也　偁傳延平志）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矣（元豐三年書言廣州市舶條已脩定乞專委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運使

陳偁兩浙以轉運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轉運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舉惟行偁子京兼覺察拘攔其廣東路安撫使更不帶市舶後專置提舉而轉運亦不復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年續置明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請歸之轉運司不報建炎中興詔罷兩浙福建市舶司歸轉運司建炎時政記明年夏復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元年十一月廢二年五月復四年春復置廣司朝野雜記中興會要尚書省言併廢以來工人不便虧失數多於是詔依舊復置紹興二年廢福建提舉市舶初令提刑兼領旋委提舉茶事

十二年朝廷欲措置福建臘茶時欲廢臘茶至行在置局出賣呂斌上言於是茶事司歸建州而提舉市舶以次復矣中興繫年錄十四年命番商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詔丁沈香豆蔻龍腦之屬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朝野雜記乾道二年詔罷兩浙提舉市舶逐處職事委知通知縣監官同行檢視而總其數令轉運司提督紹興二十九年張闡言福建廣南各置務於一州兩浙船務乃分建於五所至乾道初臣寮言兩浙惟臨安明州秀州溫州江陰軍凡五處有市舶祖宗舊制有市舶處知州兼提舉市舶務通判帶主管知縣帶監而逐務

又各有監官市舶置司乃在華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舉帶一司吏人留明州數月名為抽解其實騷擾且福建廣南皆有市舶物貨浩瀚置官提舉誠所當宜惟是兩浙置官妄是冗蠹乞賜廢罷

羣書要語張鷟云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誇險憑危飛艎走浪望鼠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麟州而一息鳶波象郡萬舳爭先烏滸蠻賝千艘競進注曰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大鼠又有麟洲餘皆國名

詩句航琛越海輦賮逾障顔延年

古今事實

盧鈞仁恕

唐盧鈞字子和開成三年為廣州刺史南海有蠻貊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

李勉廉潔

唐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歲纔至四五幾視苛謹勉既廉潔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本傳

造奇器進

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貨溢王府

張公為安南習於海邦奇珍良貨溢於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 唐翰林

金珠御史

王絲紹興人以侍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蕃

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夷人悅之

目為金珠御史

天子南庫

市舶者其利不貲摧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諸蠻之寶

五天之珍每歲山積市舶錄

縩貨所集

南海諸國縩貨所集蠻夷貨也縩以接子立二切同上

掌征摧事

市舶掌貨海舶征搉貿易之事所以來遠人通物貨也

清節益著

淳化二年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守者多涉譏議敏中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官無所求索

清節益著長編

委寄非輕

紹興二十一年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委寄非輕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發

来稟議然後之任 中興會要

少寛民力

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寛民力耳

頗助國用

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中興會要

歲入二百萬

高宗問張闡舶司歲入幾何闡對抽解與和買以歲計之約二百萬緡如此三路所入固不為少

課入倍他路

紹興二年廣南提舉市舶司言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收課入倍於他路

論四弊抽解

紹興三十年言者論市舶四弊二損詔有司講究戶部奏復抽解舊法

路官部遺

京尹 此下補外集總管府之後

歷代沿革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京師爲內史漢因之景帝分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爲三輔後漢都洛爲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為清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别駕領州事永徽中改尹曰長史開元元年改京

兆府長史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百官志）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牧尹不常太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轂下建隆以来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四朝志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

若待制則權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聖朝職畧

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為臨安府守臣帶浙西安撫多卿監從臣兼紹興三年詔臨安府有奏稟事許不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就東京為廨廨臨安府通判簽判職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差侍從以上判官依天聖令用郎官以上餘曹掾依舊府官庭參仍拜小事少尹裁決徒流以上息案判準奏則係皇太子銜申中書以下文移則少

尹簽書九年皇太子辭免臨安府尹其知通簽判推判官並復置中興會要孝宗會要

羣書要語三毫阪尹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君陳尹茲東郊並同上分陜以東周公主之分陜以西召公主之史記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尹者正也廣漢和顔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寳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尹丹陽傳序芒芒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王都風化以興萬國承流揚雄箴朕日出御便殿召丞相已

下計事而大京尹得在其中非常吏也元相制宜紆朝紱用清都輦王相制誠以海內法式自京師始輦轂之下盜賊為先假之恩威用讋豪右同上京兆五守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平罕繼梁邵陵王辭表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內植寬明外持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齊竟陵王行狀名存內史之榮寵貴京兆之號赭衣盡獲袍鼓希鳴孫樵集尹右輔而鎮西郊崔陵制自尹京輦人甚便安盧士致制京兆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韓衣左翊之地近入黃圖幸新豊勅左馮故地三

輔舊名晉廢長春宮勅朝許政能任先廣漢白氏六帖時推明察選在不疑邊延美譽趙張能名延篤邊鳳趙廣漢張敞四人鎮撫畿甸肅清京師表則四方監臨三輔況屬休明之朝宜尊表則之位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並同上封畿千里統以京兆西京賦京兆郡國首賈捐之傳馮翊吾左輔也故其選任冠四方岳牧之首白集張正甫制閤下赤心事上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忠於君孝於親韓愈上李大尹書杜牧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

德者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耶　牧民天府總京邑之浩

穰揚億代表召典京師淇水制　委司京都胡文恭制　尹正畿甸曲阜制

尹釐神甸舒信道啟　進尹神畿聖朝職畧　委司都府之治胡文恭制

詩句驂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梁元帝尹荆州詩　郎署轉曹雖

久次京河亞尹是優賢鄭谷詩

古今事實

吏民稱政

前漢趙廣漢行京兆尹滿歲為真以和顏接士事推功

善歸之於下京兆政清吏民稱之而不容口長安傳以為自漢興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其發擿姦伏如神廣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漢書

訟者相讓

韓延壽為左馮翊歲餘不出行縣丞掾請之至高陵有昆弟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閤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敢欺

毋問平反

雋不疑為京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還母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毋即喜笑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善為鈎距

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鈎距捕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伏

搏擊豪强

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兆畏之

趙張三王

漢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職官分紀

納言出任

劉靖為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魏志

出安京邑

張曄為京兆尹入侍宴樂出安京邑時人以為寵然自以幹治稱

法簡不犯

晉傅瑕持法簡而不犯

政䝉嚴明

唐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

寬惠為政

柳仲郢先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寛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師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都邑之治惠愛為本

號稱職尹

唐嚴郢大歴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弱敢誅殺賊盜衰減隷宫匠丁數百人號稱職尹

前尹後尹

李叔明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

熙熙　具瞻允斯唐書

輦轂師武

唐憲宗時京兆尹柳公綽口奏云京兆為輦轂師表

職司輦轂

唐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奏曰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京師豪右斂迹威望大震

政尚寬簡

顧少連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又源乾曜為京兆尹政存寬簡

以承大化

柳渾為相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

摧抑豪右

唐劉栖楚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趙

廣漢

鷹隼始擊

孫寶召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以成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即曰無其人不敢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李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竟無所譴

百姓謠李

唐李峴還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以雨災歸咎京尹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謡曰欲米賤追李峴其為得人心如此

父子五為

唐柳仲郢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還河東

兄弟繼為

李仲通天寶末兄為京兆尹弟叔明繼之

法不可犯

韋渙為京尹帝舅鄭光莊主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渙繫之且言必寘以法曰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上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記頭上尹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奸老蠹斂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謀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公正方嚴

唐韋澳為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職略

決斷無差

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兆尹湊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掾吏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呈莫免摘瑕病湊雖倉卒必指其奸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厘之差吏非大過不行笞責吏尤惕厲庶務咸舉

論宮市強估

吳湊為人强力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强估取物有司附媚中人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擇中官髙年謹信者為宮市令平價和售以息衆讙

京兆三王

唐中宗以張仁亶為洛州長史初賈敦頤為長史頗有政績故時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聞挽鈴鵶

温彰作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視之乃鴉也尹曰是必訴其人採子命吏視之果得採雛者

寘貴寵於法

本朝歐陽文忠公尹京不事風采至貴寵犯禁令有求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言行錄

列内侍罪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内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壓史

聽斷如神

杜正獻公衍開封治京常撓於權要至公聽斷如神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言行錄

吏民畏服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王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言行錄

士夫稱能

沈遘知開封府為人明正通達世務其治開封每旦起

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與親友往來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東都事略

閭里知名

包拯召知開封府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經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即大開牙門人經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治益精明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上數下詔書褒美歐陽六一集

尤號嚴肅

太平興國六年以李穆參知政事上曰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

為政誠信

陳文惠公堯佐字希元開封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

任威以撃强盡察以防奸譬於汲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於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言行錄

為政精敏

吕溱字濟叔知開封府為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東都事畧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及領京尹富人孫氏京師大豪

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手聲聞赫然言行錄

豪右屏迹

李穆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倖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輦轂清肅

韓維字持國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决輕刑輦轂肅清神宗曰韓維以文學及任繁劇號稱職可謂得人言行錄

都人相賀

吳康肅公芾知臨安府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庭中内侍省爲人求薦及以他郡事爲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其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家童毆傷酒保公捕論如法以狥於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室錯雜民壥藏匿奸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悦晦庵集

遼使歎息

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輙斷庭無留訟久係待辯者一切論決未三月而獄内皆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以為異事上曰安禮能駭動外吏於古無愧矣哲宗實錄

京師興謡

范仲淹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師為之興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談苑

老姦自畏

王恭簡公岩叟知開封府曹讀以物産貿易萬緡市儈稽違逾年止輸其半一日聞户外有錢聲償錢皆足讀怪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而老姦自然畏栗民不敢欺言行録

發姦利事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姦利事流之於海島事略

治有能名

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言行錄

擢為宰相

劉沆天聖中所至有治劇之聲自開封府尹擢為宰相

三世尹京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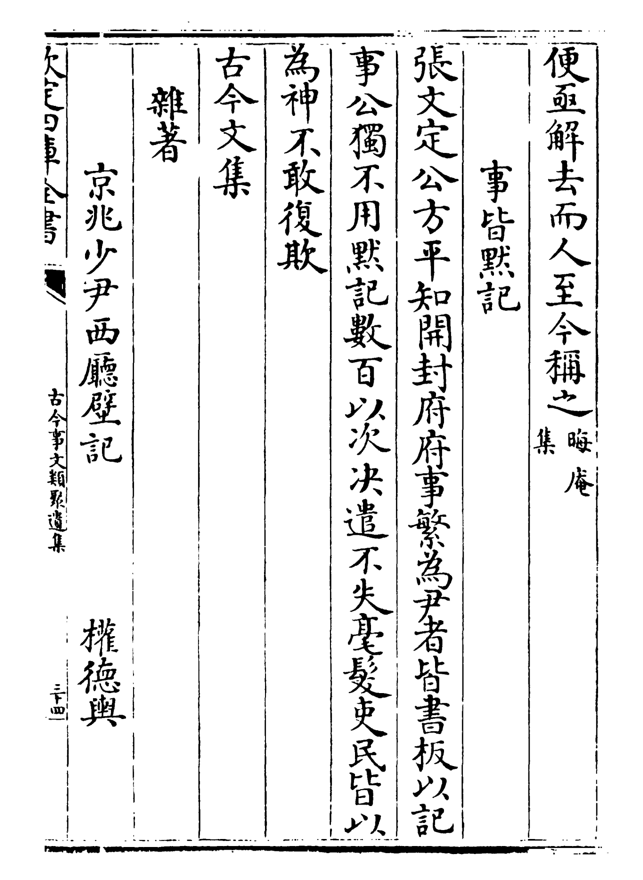
也四朝國史

鞭朴以治

祖父諱頌字子容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桂後惠文治之非毫頼卧治之比蘇氏談訓

文書親決

李椿字壽翁臨安撑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待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



便亟解去而人至今稱之晦庵集

事皆默記

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决遣不失毫髮吏民皆以為神不敢復欺

古今文集

雜著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郡則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國家沿前代之故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為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掾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中行而有倫和叶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侍郎涖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

為劇曹郎懿文菁華履行直温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於轂下邪或姑閲其能而奬授之邪初西少尹視事之堂大歴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為亭沼故移創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其業而脩其方凡所顓督武備廐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

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才而擢為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也以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令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為故志云

律詩

寄京兆韋尹　杜牧

一謝零陽舊使君郡人矯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

自到津頭日夜聞

贈鮮于京兆　杜甫

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

杜尹詩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名萬古存

都廂

歷代沿革宋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

置廂吏命京府統之長編 天禧五年增置九廂同上 熈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 凡民有鬬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韓維之請 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二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内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舊來四廂使仍舊存留以備諸般差使 元祐四年知開封謝景温請於新城内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續會要 紹興中

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二員分減在城詞訟其後臣寮言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移往城南北廂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侍御史周方崇言臨安府先依開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城內左右廂添置官二員欲令減在城詞訟本府每日詞訟纔有七人並判送二廂逐廂公吏狥情曲法非理追人並不係公行遣送下詞訟既多有非廂官所能行者一切不決州府既不與決而廂又不行遣人戶怨嗟緣臨安府與昔日開封繁簡不同本府張官置吏不少見今城南北廂官全闕欲乞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却移城南北廂所有城內詞訟令本府依前自行理決從之中興會要

古今事實

決斷詞訟公事見沿革

遂除御史

蔡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責確廷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令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因臺官有闕執政奏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邵伯溫撰確傳

武太守 補外集諸州刺史之後邊守同

歷代沿革唐末有兵鎮宋太祖以知州易方鎮沿邊州郡或當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廵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兵甲沿邊溪洞都廵檢餘州軍則否

職略

摩書要語坐甲護邊乘障掌其北門之管職源 出總邊瑣

公是行武守制 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號為難理 白集制

古今事實

才氣無雙

漢李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

號飛將軍

李廣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匈奴遠避

漢魏尚守雲中匈奴遠避不敢近塞

匈奴引去

郅都為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奏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後匈奴至為木偶人象都令騎士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寇不敢犯

後漢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是時匈奴連入雲中朔方寔整厲士馬嚴烽堠寇不敢犯常為邊最第一

寇不敢向

廉范為雲中太守冦不敢向雲中

匈奴慴氣

後漢祭彤字次孫遷遼東太守匈奴慴氣

蠻夷戀慕

張嶷字伯叔為越巂太守徵還蠻夷戀慕送出蜀界

士樂為用

李廣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士以此樂為用

懷遠以德

晉羊祜字叔子都督荆州諸軍事朝廷委以方鎮之任祜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吴人悅服

疆場無事

晉士燮為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賢於長城

唐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邊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政化大異

王追守益州政化大異有神馬出滇池河中甘露白烏至始異起學校漸變其俗

威能震敵

桓階為趙郡太守會羣僚送之上曰北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以相煩是亦冦恂河内之舉

風化大行

徐邈字景山明帝以凉州絶南接蜀冦以邈為守河右

少雨常苦乏穀邈上牋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
廣水田募貧人佃之家家豐足然後率以仁義風化大
行百姓歸心西域通戎入貢皆邈之勲

化行邊塞

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邊塞君長咸慕獻
珍頌德天子嘉之即以為太守夷俗安之自為都尉太
守十五年卒於官

德懷遠夷

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致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舉種奉貢稱臣

教其耕稼

光武中興錫光牧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建立學校導之以禮義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永平初遣使貢獻封𥂕水侯嶺外華風始於二守

安静為務

宋治平三年免新差知延州陸詵正衙令入見問本任當何以施為詵奏曰邊事不可遥度俟臣到審察有所見當即具奏然未審陛下欲示威遠人唯欲安静而已帝曰邊陲當以安静為務比見王素言朝廷與大師皆欲疆埸無事唯將校使臣欲生事以要功卿謂何如對曰誠如素言陛下能委任將帥疆埸無事即天下幸甚

召拜樞府

蔡挺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樂府詞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倡優歌之達於禁掖天子愍焉遂有樞府之拜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久任邊帥 周必大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自臨御以来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

以兩淮為急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
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他
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
有不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施令陛下以郭
棣守淮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閫外之事稍革二者
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
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
難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不從中覆遠近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七千人抑強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悉皆聽之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糧其卒乃有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南郭進巡檢西山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內平僭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册可覆視也臣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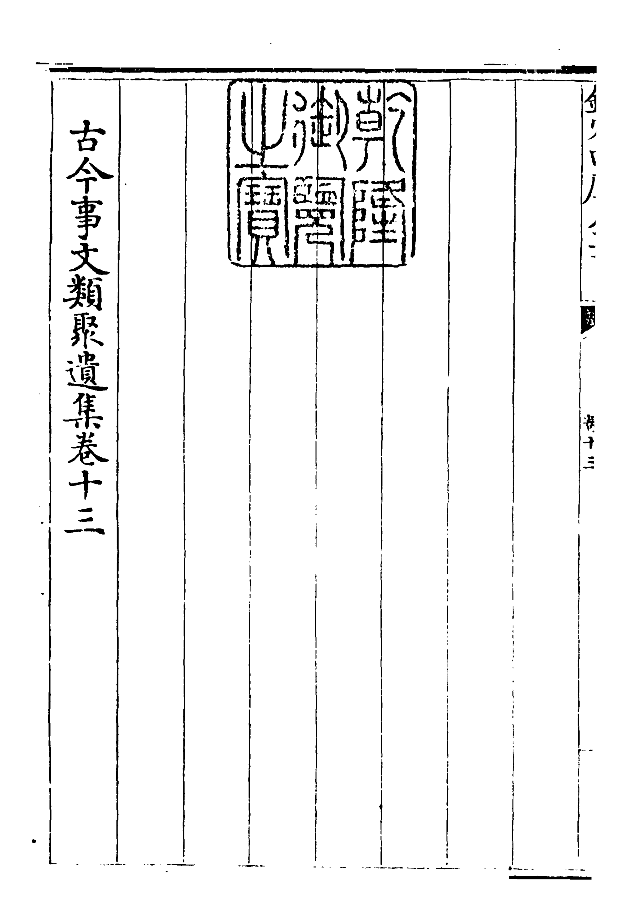
陛下逺稽前代近守家法如棣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倐境内之利害具施設之先後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斵有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異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畧不敢萌苟簡之心而陛下之憂顧寛矣取進止

王仲儀真贊序名素文正公之子　蘇子瞻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禄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盖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敵大

舉犯邊轉運使陳述古攝帥事與副總管劉几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揺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讙亮敵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伍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竒豈能坐勝黙成如此之捷乎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十三